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纂疏孟子卷七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查浩

孟子纂疏卷七

宋 趙順孫 撰

朱子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愚案離婁黄帝時人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愚案班一作般天下之巧工嘗作雲梯之械以攻城規所以爲員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愚案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愚案師曠字子野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平公鑄鍾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竊為恥之至師消果知音之不調六律截竹爲筩陰陽各六愚案黄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解谷以生空竅厚大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黄鍾之宫制十二筩比黄鍾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陽六為律陰六為吕言六律不言六吕者陽統陰也以節

五音之上下語錄曰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所謂律和聲也黄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吕夾鍾仲吕林鍾南吕應鍾為陰也語錄曰樂律自黄鍾至仲吕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黄鍾為陽大吕為陰太蔟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愚案五音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為尊卑故曰宮商角徵羽範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或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曰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産云者可以王耳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為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而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君常以吾心而廣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

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它求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私妄作之失譬之蔑弃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員其器之不至於苦窳也幾希矣

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輔氏曰引齊宣王梁武帝為有仁心仁聞之證甚當然論二君不能行先王之道則同若論其所以不能行之故則異宣王不學無術奪

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肯行先王之道者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語録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又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薫蒸洋溢天下無一不被其化然

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輔氏曰引程子前一說所以證徒善不足以為政後一說所以證徒法不能以自行政須要詳備心須要誠實後世如漢文帝近於徒善如漢武帝近於徒法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詩傳曰先王之禮樂刑政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輔氏曰過差謂用意過當處遺忘謂照顧不及處遵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

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輔氏曰規矩準繩所以為方員平直之法度也六律六吕所以正五音之法度也不忍人之政所以仁覆天下之法度也不為之法度則聖人之耳目心思止於聖人之身而已固不能徧天下與後世也故聖人制為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後世之

為方員平直正五音仁天下者皆用是而不得違之所謂不可勝用而仁覆天下也止言覆天下而不言及後世者舉大以該遠也能覆天下則能及後世矣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矩準繩六律五音并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了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

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語録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如憑信之信這箇道理只是要人信得及若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冒法以為姦便是不信度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

鬩同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詩傳曰蹶動也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詩傳曰泄泄蓋弛緩之意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帲氏曰天之方蹶而國家有傾覆之勢常情處此消索震慴易得怠緩苟從故戒羣臣以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當此之際自非君臣上下力加振作於此奮發有為則何能救

正也責難陳善便是振發底意不然則淪胥以亡而已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輔氏曰泄泄東周時語沓沓戰國時語孟子以沓沓解泄泄蓋以泄泄古語難曉而以當時之言人所易曉者釋之也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或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語録曰恭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如以堯舜三代望其君不敢謂其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蓋不徒責之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辭先立箇大志以

先王之道為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着功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閉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與為善而不之諫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之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輔氏曰孟子章長難看首尾易得支離此章唯鄒氏斷截得分明見其章雖長而首尾只是一意為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而

行先王之政然非君臣同心各任其責則亦安能有成哉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語録曰規矩是方員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員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員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豪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或問此章之說曰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而所由莫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為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員而天下之為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

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語録曰問不仁何以亦曰道曰譬如說有小路有大路何疑之有○輔氏曰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纔出天理便入人欲也豈復更有他道哉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也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

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輔氏曰不仁有淺深而其禍有大小以幽厲視桀紂則幽厲雖未至於身弒國亡然死蒙惡謚遺臭後來孝子慈孫欲改不可不仁之禍循致如此豈不可懼之甚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輔氏曰孟子雖是平說將去不過是欲人以幽厲爲鑒耳然熟玩之其提撕警省之功亦至切矣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惡去聲樂音洛强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輔氏曰上章第言道二仁與不仁與桀紂幽厲之事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真氏曰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佩服以自警也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其禍至於如此可不畏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已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語錄曰孟子說都是趲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更不

反求諸已教你不親不治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憶地得大家做箇鶻突底人也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輔氏曰自治詳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天下無不歸雖極言其效是亦必然之理也爲治本乎自反多福本乎自求治國者能玩此則知所本矣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輔氏曰此亦承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之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輔氏曰人之常言雖曰有序而但及其外君子之論則必究其本而無有或遺得其本則末可舉矣以是而質於大學之言則曾子子思孟子相傳之學不可誣矣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永嘉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

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輔氏曰此亦承上章家之本在身而言也君人者不正其身所為乖戾則致人怨怒其勢必自世臣大家而始故參丘邑人之言亦先及羣臣而後及百姓也○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

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輔氏曰林氏謂或者不修其本者亦指身而言爾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者如魯昭公之事是也吾之德教無所留礙者大凡人君施教令於下其勢本甚易苟其德不足以服夫人人則近而公卿大夫必懷疑議而有不肯奉行之心遠而羣黎百姓必生怨誹而公肆沮格之意如此則其為留礙也大矣安能有胥然胥效之應哉今也內而巨室外而天下無不傾心向慕唯恐其德教之不下則德行如置郵之速令下如流水之源無復有遮留室礙之者矣四海極其遠而言之裴度之言亦非謂以係戀之私恩養其家如遯之九三畜臣妾然也行大公至正之道可殺則殺可生則生殺之而彼自不怨利之而彼自不庸可也夫然後能沛然德教溢

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語録曰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是以賢德論小役大弱役强只是以力論全不睹是○問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輔氏曰理無形勢有形也與夫專言之則道也之意同天下有道則以德為大小無道則以力為强弱二者皆理勢之所當然也順其理勢

則存逆其理勢則亡必然之理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輔氏曰既不能令是不能強也又不受命是不能弱也既不能強於自治以昌其國而出令以使人又不能因時勢之宜屈己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物睽絕也絕於物則絕於天也景公之言宜若可取也然景公所用之國乃桓公所以正天下霸諸侯者也雖時勢下衰然振起而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顧為是巽言橫涕以自蓋何哉孟子獨取此說以證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萎薾自棄之罪未暇議也

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

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昬而畏其强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强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輔氏曰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不當恥而恥者也然亦良心之苗裔所不能殄滅者故孟子因其幾而曉之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輔氏曰所乘之勢指國之大小而言也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輔氏曰文王自百里而興王業其政布在方策是必有道矣師其人行其政則人心自悅氣數自回而小可大弱可強大國反為吾役矣敵國雖大何畏焉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

益耳輔氏曰程子之言所以啓發學者至矣惟聖人能知時故曰聖人度其時可矣學者燭理既明而經歷之久思慮之深則自然見得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

降神也說見論語禘自既灌章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

難為兄難為弟云爾輔氏曰我賢則難於為兄為弟者也我仁則難於為衆者也仁道之大無物不體故難於為衆而天下無敵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語録曰今之為

國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得十分底事只如此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為學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得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般苟且之學所謂聽天所命者也○輔氏曰不能自強則聽命于天而為強大所役使修德行仁如文王則與天為一而小可大弱可強昔之強大者反為役於我矣豈非天命之在我乎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　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

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輔氏曰仁本吾心之固有惟不知存養體認故為私欲所障蔽而冥然無知頑然無覺雖處於危而反以為安雖淪於菑而反以為利雖陷於其所以亡而反以為樂其顛倒惑亂至於如此故不可告語而敗亡隨之自古危亂之君同出一轍若本心尚有一點之明可以為受言之地則其禍亂猶有可以救藥者也○真氏曰自昔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而二君不之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為安以菑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易至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蔡氏曰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愚謂滄浪地名漢水至其地因以名之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輔氏曰聖人之心純是義理故人言纔入于耳則便與其心相契而無非至理如孔子一聞孺子之歌而便知濯足濯纓皆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者是也夫不仁之人則雖忠言至論無自而入聖人之仁則雖常言俗語聲入心通是亦莫非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輔氏曰人心存則仁人心不存則不仁得失之幾至微也存亡之實至著也安利樂得失之幾也亡國敗家存亡之實也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即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亦承上章而言仁與不仁所取之不同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輔氏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聚斂雖是人欲若能如此聚民之所欲則便是天理也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真氏曰此章之要在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二言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

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

力而不盡輔氏曰晁錯說此幾句真能得三王之用心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

也

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

桀與紂也為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

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皆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茍為不畜終身不得茍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輔氏曰至此則雖聖人亦末如之何矣詳味此詩則令人惕然警省有不容自已者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語録曰問向說自暴作自粗暴與今註暴害也不同曰害底是如暴其民甚非

猶毀也語錄曰非如言則非先王之道之非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語錄曰謂所言必非詆禮義之說為非道是失之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其身者猶知禮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語錄曰謂其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而彼以為我必不能居仁由義是不足有為也程子曰人茍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

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語錄曰拒之以不信只是說道没這道理絶之以不爲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强銳意自棄者有懦弱意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輔氏曰義者天理之當然無人欲之邪曲又當常行於此而不可有適莫之意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絶之是

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輔氏曰先儒皆以遠近難易為泛說以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為邇與易之事獨朱子直以親長為邇親之長之為易極為切當道指道理言事指所事言求諸遠指在事者言之也求之難指在人者言之也為人上者獨自親其親長其長亦未能得

天下平唯在我者有以倡率之而使天下之人皆各親其親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此又可見孟子之說周密無滲漏處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輔氏曰人孰無為善之心然隱微之

際有一豪自欺之意則其心便不實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輔氏曰人孰不知善之可爲然不能即夫事以窮其理而推極吾之知識則所知者或未必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内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輔氏曰游氏之說始則大學之次序終則中庸之極功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

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語録

曰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着思有以實之始得○輔氏曰以欲字解思字以本然二字解天道當然二字解人道自然分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至誠之理天道之本然也審思明辨自强不息思誠之事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輔氏曰有感必有應驗便是應處極其誠則合內外平物我感與應皆非自外

也此其所以無有不動也○蔡氏曰動不動只在誠不誠之間此是孟子以其徵驗處喫緊以告人然子思以誠之言人之道而孟子易之以思誠子思言形著動變而孟子止於動者以思出於心於學者用功尤為有力而動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友悅親而言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輔氏曰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可見中庸大學之相為表裏曾子子思孟子之相為授受者益不可誣矣○蔡氏曰此章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相傳無異道而明善誠身實傳道之要訣也

明善即致知誠身即誠意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吕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輔氏曰恐人見太公後來佐武王伐商遂以作興為有求仕之意故明辨之太公之初來于周無是意也故孟子將太公與伯夷並說亦自可見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輔氏曰衆父二字出老子集註借用之其義則謂衆人之父耳父子同氣至親父既歸之則其子焉往

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輔氏曰蕭何之說是欲為此以圖天下有為而為所謂私也文王之為此則初無所為也行吾義而已所謂公也二老之

歸乃其自然之應耳學者不察此而以文王之事與蕭何一般看則不可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輔氏曰樂小國緩期言之則大國之五年固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

而責之也輔氏曰王者征伐必鳴鼓以聲其罪而顯然伐之夫子蓋用此意以責冉求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輔氏曰率猶循也由也率土地而食人肉謂以土地之故殺人而使之肝腦塗地則是由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

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者言罪大而刑小是刑不足以容其罪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臏齊威王臣起衛人為魏文侯將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秦洛陽人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悝魏文侯臣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語錄曰問若如李悝盡地力之類不過欲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曰只為他是欲富

國不是欲為民但强占土地開墾將去欲為己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也商鞅開阡陌之類也鞅衛人為秦孝公相封以商於之地號曰商君始廢井田開阡陌○語錄曰阡陌便是井田一横一直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涂便是陌若十涂恁地直在横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開在那裏先王所以要如此者乃是要正其疆界恐人相侵占今商鞅却破開了遇可做田處便做田更不要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阡陌觀此可見○輔氏曰集註引六人者當之是矣戰國之時人君之所求與士之所以自任者不過有此三等故孟子因列之而言其罪以遏其流雖是救時之言然士而以此三者得名則世德下衰可知矣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音牟瞭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輔氏曰自體察之可見神若不在則目雖見物猶無見也都不能有所識別矣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輔氏曰心正則安裕完固故其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白心不正則驚惕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渙散而昏暗此其所謂不能掩者也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幷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

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輔氏曰言亦心之所發雖或可以偽為然有德者必有言如所謂多寡游屈蔽陷離窮亦皆因言而後可得聽其言辭以驗其藴觀其眸子以察其神則人之邪正有不可得而隱者也○真氏曰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其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

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陳氏曰權字乃就秤錘上取義秤錘之為物能權輕重以取平故名之曰權權者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權而得中是乃禮也陳氏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無過不及者也○輔氏曰若是經禮更何須權唯是

那經禮有行不得處故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則是乃禮也若權而不得乎中則陷乎漢儒權術權變之域矣豈可便謂權只是經乎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

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語錄曰吾人所以救世者以其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輔氏曰必如此斷置得分曉然後出來做事則規模自我所向有成不然枉道徇人未有能自立者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輔氏曰易子而教則非不教也但不親教耳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

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輔氏曰王氏最得孟子之正意責善謂責之使必為善也責之使必為善則便有使之捐其所能强其所劣之意故必至於相傷至其所為或背理而害義則豈可坐視而不管故在子則當爭在父則亦當戒切之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輔氏曰味集註之言則人之持守其身者豈可有一毫一息之不謹哉且身者親之枝也枝葉茂盛則得以庇其本根枝葉傷殘則本根殄瘁矣不能事親更做甚人不能守身更説甚道義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曽子養曽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

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輔氏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異體同氣至親至密故事之者當先意承事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為至若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況於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惟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虧乎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

爲有餘哉輔氏曰子之身即親之身也故凡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但人爲物欲所昏蝕多不能自盡其分耳豈復有過分之事哉孟子只平說去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者不可不熟讀玩味若但略綽地看過何緣見得他意思出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謫閒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徐氏名度睢陽人○語錄曰格其非心與格君心之非格

如合格之格謂使之歸于正也○又曰只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深者大人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淺者○蔡氏曰非心非僻之心也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輔氏曰集註解得格字義分曉所謂大人者道全德備衆望足以弭其邪心容色足以消其逸志非但取辦之頰舌之閒諫爭之際而已也然無大人之德與學而有言責者則又不可以是藉口○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

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輔氏曰孟子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程子

但言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者言仁則該乎義與正也曰仁曰義而又曰正者仁義乃所以正之也一正君而國定猶形影然也○又曰孟子三見齊王事見荀子書以此章觀之必是孟子有此事此一義最是事君者之大節自觀孟子之言如此則孟子自任之重可知程子發明其說已盡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輔氏曰毀譽出於公則固可信出於私則固不可信然公私之外又

有是二者焉不可不察集註既得孟子之本意而又於人己兩有所益焉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輔氏曰謹言語自是君子之庸行何待於有責而後然孟子此言必有所為而發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

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輔氏曰先儒多以好為人師為自尊大之意獨王氏解最善故取之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輔氏曰人之心一有偏係之私則於其所當為者必不能勇於決為而於其所不當為者或且遲回以至於浸淫而不覺其非雖以樂正子之好善篤信

猶有所不免必待孟子言之然後知其有罪況徇私背義强辯飾非者乎孟子可謂善教樂正子可謂善學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餔博孤反啜昌悅反

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或問樂正子從子敖何也曰嘗攷孟子之書王驩齊王之幸臣蓋欲自託孟子以取重故孟子使滕則王必以驩為介孟子未嘗與言行事至于於公行子之家又不與之言焉則所以絕之者深矣樂正子不察乎此而輕身以從之意者特藉其資糧輿馬以見孟子而已故

孟子以鋪啜罪之○愚謂樂正子能勇於受責然後孟子正其罪而切責之所謂可與言而後與之言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則不復存矣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者懦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者惰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因循苟且亂常咈理不仁之甚也故於三者之中最為不孝之大者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輔氏曰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則禮與權固為二矣至以不告為猶告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故也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或問實之為精實曰是有數義有以實對虛而言者有以實對偽而言者有以實對華而言者此所謂實則以對華而言耳以實對虛而言者曰仁義理也孝弟事也理虛而事實此孝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然以事為實可矣謂理為虛則理豈虛而無物之謂乎以實對偽而言者曰莫非仁義也惟孝弟發於人心之不偽此孝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然謂孝弟為不偽可矣謂凡惻隱羞惡之發皆人之所偽為可乎惟以實對華而言則以

為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此為本根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此說為得之耳○語録曰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最先發處義之實亦然○輔氏曰仁主於愛然人之生便先知愛其親義主於敬及少長便先知敬其兄未有知愛而不始於親者亦未有知敬而不始於兄者故事親從兄是良心所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也○真氏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止在於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為仁義者惟致力乎此而已否則悠悠然汎汎然非可據之實地矣

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蔡氏曰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孟子乃以事親屬之仁從兄屬之義若不同矣而朱子乃以為其意亦猶此也何邪蓋有子言仁即所謂專言之仁也孟子所言仁義

即所謂偏言之仁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合而言之則推其事親者以從其兄此孝弟所以為為仁之本也分而言之則事親而孝從兄而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輔氏曰知而弗去所謂四德之貞也非是固為弗去也知既明則自然弗去也如人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然不蹈也若有一毫勉強之心便是知之不明便不謂之智也故知而弗去是智之實

且如人既知親之當愛則孰肯舍其親而不愛既知兄之當敬則孰肯舍其兄而不敬其有不愛其親不敬其兄者蓋其智為物欲所昏而遂忘其當愛當敬故也節文謂品節文章輔氏曰事親從兄雖是良心真切然事親自有事親之道理粗言之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是也從兄自有從兄之道理粗言之如徐行後長兄先弟從是也各自品節其文理便是禮之實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輔氏曰和順從容不待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是樂之實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輔氏曰草木既有生意則日長月茂無一息之停孰能遏而止之哉事親從兄之意油然

自生則亦如草木之有生意自然日日暢滿茂盛其條理通達自無一息之停又烏得而遏止之哉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輔氏曰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舜也樂之之意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脉自然動盪手舞足蹈皆自然而然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在上如大舜武王在下如曾子方是到此田地倘有一豪勉强之意則便有變遷止息之時矣非所謂至孝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輔氏曰事親從兄是良心之真切曰仁與義是斯道之統會若便恁地說過亦只是說話須是以人體之方可所謂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者此正如魚之飲水冷

暖自知非言語之能盡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語録曰人守只說大綱子守却說得重周有人承顏順色

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厎之爾反）

瞽瞍舜父名厎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厎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

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真氏曰舜之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猶能使之底豫況其不如瞽瞍者乎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而各勉於為孝此所謂天下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

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仲素名從彥豫章人後居延平了翁姓陳名瓘李氏侗皆延平人○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皆己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人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雖於此語甚有力蓋凡父母之不是皆子之不是也己既是則父母豈有不是者哉陳氏則又推其極而言之亦事理之實也○真氏曰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事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孟子纂疏卷七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紳

孟子纂疏卷八

宋　趙順孫　撰

朱子集註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

或問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邪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闕之

可也。愚案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愚案畢豐鎬俱在長安豐文王所都鎬武王所都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書云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史記云文武葬于畢皇覽云文王周公冢皆在鎬聚東杜中則畢在鎬東矣舊疏謂郢故楚都在南郡畢在郢之地者誤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

語録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使者謂之蕩節也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為信也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者取物之券也如發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

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語録曰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輔氏曰不曾說着道字言行則便是道了○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輔氏曰先後以世之相後言遠近以地之相去言地雖相去千有餘里世雖相後千有餘歲然揆度其道則一而已矣

○子産聽鄭國之政以其乗輿濟人於溱洧乗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

子産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産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乗之車載而渡之語録曰虎牢之下即溱洧

之水後又名汜水闢子產以乘輿濟人之所也或以爲溱洧之水其深不可以施梁柱其淺不可涉豈可以濟乘輿蓋溱洧之水皆是沙故不可以施梁柱但可用舟渡而已李先生以爲疑或是偶然橋梁壞故子產因用其車以渡人然此類亦何必深考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 或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爲君子之道而孟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爲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輔氏曰唯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此正指乘輿濟人之事而言也

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輔氏曰公平正大之體以理言紀綱法度之施以事言言體則

知施之為用言施則知體之為本下云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箇便可見其體之為公平正大其用之有法度紀綱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文集曰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具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文集曰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

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又曰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己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己出然後為惠又況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輔氏曰此則正說子產之用心錯處也夫子產固賢但以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而內交要譽之私萌而不可揜孟子明辨之所以立教也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武侯名亮漢琅琊人○文集曰武侯之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其亦庶幾知為政矣○輔氏曰此二句誠得孟子之意而真有王佐之心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輔氏曰孟子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孔氏之說正解着此意孟子之言雖是為宣王而發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

一等手足之於腹心雖為同體然有大小之辨人類視犬馬為尊土芥視寇讎為甚其言雖若有迹然亦理勢之實然也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聲下爲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絶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輔氏曰導之出疆所以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先於其所往所以為其祿仕之地於所往之國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所以示拳拳屬望之恩義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

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别如此興嗣豫章人○輔氏曰就聖賢言上觀之誠有差别然此豈容勉強為哉○真氏曰孔孟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也而所以自處者則不然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之一寤而追已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輔氏曰楊

氏發明得孟子所為言此意尤分明觀孟子於齊王其言如此則其視齊王也豈有視以為寇讎之心哉

君子固自不肯處其薄然君人者則自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輔氏曰可以者在時義為可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遯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彼昏不仁猶或莫知轉身一路此孟子所以致戒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其間更有多少義理在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為臣則凡苟免自私之徒者得以藉口

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輔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己為先亦大學所謂其機如此之說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文集曰擇焉不精以為善而為之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輔氏曰如此則能盡時中之道

矣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輔氏曰中以德言才以才言德本於性才出於氣養謂涵育薫陶俟其自化也輔氏曰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也薫陶以工冶之成物言也此循其理而彼自成其形焉無心也葢父子兄弟之間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自化而已賢謂中而才者也輔氏曰賢則兼有才德者也樂有

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絶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輔氏曰父兄之賢者棄子弟之不賢者而不教是其心固以為賢不賢之相去為甚遠而不可教也而不知其自悖於教育成就之道則是亦違乎中傷乎德而自陷於不才耳故孟子以其間不能以寸曉之使之自省也夫聖人有教無類而不賢者至於棄子弟而不之教天理人欲之相反也如此哀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

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輔氏曰人能不為其所不當為則必能為其所當為矣盖人心不可二用而精神氣力只有許多苟專於為善則必無暇於為惡苟溺於好利則必不能循乎義矣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或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抑恐其亦言己之不善耶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矣○輔氏曰揚人之善掩人之惡自是君子忠厚之心豈為有後患然後如此哉今言如後患何故知其有所為而言也此必有人或訐人陰私公肆詆誣而無所忌憚者故孟子言此以警之或是此等人既已被禍故孟子嘆之以警後人也君子語默惟其時與義而已義

所當言是是非非不苟默也豈計後患哉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或問楊氏之說曰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於此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原之亂德矣○輔氏曰楊氏說盡聖人用處聖人雖有過物之行而無過禮之為其作用處雖曰高世絕俗非人所能及不過盡吾之性由仁義行耳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必信必果則妄人爾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集註又述其意而著明之以必為期尤更有功不然則無忌憚者或得以藉口王氏則又有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為妄人之說尤盡其敝尾生之信徒狄之果皆是物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

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文集曰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鑿故曰不失着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語録曰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正相拗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盖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又曰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輔氏曰大人之心通乎動静體用兼全譬如明鏡萬物畢照應變無窮赤子之心雖已發動而去本未遠固不能如大人之通

達萬變也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者正以其不為物欲所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由是而致知格物擴而充之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以極其德之大耳夫不失其本之一而能極其用之妙者大人之事也溺於巧僞之末而遂失其純一之本然者細人之事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輔氏曰此指孝子之

誠心而言之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語録曰是日日恁地做○又曰所謂深造者當知非淺廹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直是深造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語録曰是事事皆要得合道理○輔氏曰道猶道路之道適燕則有適燕之道適越則有適越之道求仁則有求仁之道為義則有為義之道資猶藉也語録曰資

有資藉之意。又曰資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語録曰若原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矣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黙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或問此一節曰學是理則必是理之得於身也不得於身則口耳焉而已矣然又不可以强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黙識心通而自然得之也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日月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黙識心通之妙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其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輔

氏曰且以求仁言之君子而深造乎仁必自求仁之道然後有所持循進進不已乃可俟其工夫至到而默識心通不假思惟而自然得之於自得於己則所已此正所謂亦在乎熟之而已也

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揺或問此一節曰未得之則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輔氏曰既能自得於己則道已為我所有矣故處之安而無艱軏之虞處之固而無揺奪之患外物不能移横議不能惑矣

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或問此一節曰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為用居之而未安則其所藉以為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藉以為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

為用者深遠浩博取之而無盡酌之而不竭也。輔氏曰所得在我而處之既安則所藉以所藉

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

之本也或問此一節曰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艱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諸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其身之右而復值其所資之本以水譬之苟其源之盛則滔滔汩汩不舍晝夜或泝或沿無不值其來處。輔氏曰所藉者深遠而無盡則日用常行之處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在谷滿谷在坑滿坑雖取之至近而非一而其所資之本無所往而不相值矣。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

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

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語録曰道理本自廣大只是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若急迫求之則是起意去𧼈趂他只是私意而已安足以入道○又曰必須以道方可潛心積慮優游厭飫做甚底○輔氏曰此纂集程子三說合而為一非親到自得之境者安能言此以覺人也自得如子貢悟性天之不可聞曾子唯吾道一貫之語此何待於言語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者也豈容更有所安排布置哉蓋其平日潛心積慮優而游之厭而飫之全身在義理之中及其真積力久理與心融物與性會然後可以有得若有一豪急迫之意便是私己與道便自間斷更如何到得自得田地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鬬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輔氏曰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理也常人之博學詳說者則欲以夸多鬬靡耳若夫為己之學則不然所以博學於文詳說其理者蓋欲其心理融會貫通事物然後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蓋必極其大然後中可求盡其博與詳然後約可說唯能如此然後可說一以貫之也蓋承上章之意而言輔氏曰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也反說約則是自得之事也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蓋互相發也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輔氏曰徒博則泛而荒唐徑約則亟而寡陋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丈集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之對晉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若湯之事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為之耕是也○輔氏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人其不同易見至於以善服人以善養人其不同則難見也孟子之言至此則愈密矣以德服人以力服人以事言也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以善服人者以善為己私也以善養人者以

善為天下之公也樂與人為善者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愚謂祥下若有者字則當從前說言下若有而字則當從後說至於蔽賢為不祥之實則一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去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

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

故集註只以虛名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蹴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然亦隨人所取如何耳理固無盡也達者有本謂質直而好義聞者無本謂色取仁而行違耻其無實而將不繼者羞惡之良心也能如是則既知本而能務實矣不以是為恥則失其本心亦將何所不至哉今人每見人來獻諂諛則必有慚愧之心此正是聲聞過情羞惡之心發處最好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

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語録曰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飢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耳○真氏曰人之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為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是即禽獸也惟存之所以異於物耳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説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語録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概明得這箇道理爾○輔氏曰明只是知故以識字解之至於察則便帶行底意思故以盡其詳言之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輔氏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故凡物之理皆非在吾度外至於人倫則又是吾身至親切事故其所知自然有明與察詳與略之異然非特知之如此至於行亦如此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則行之詳略也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輔氏曰此言舜乃是生知之聖人所以言知之事也由仁義行非行

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輔氏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所以言行之事也知既生知則行自安行。真氏曰由仁義行則身與理一行仁義則身與理二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輔氏曰尹氏說精確而平易辨君子聖人之分量尤為明切。真氏曰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絶旨酒書曰禹拜昌言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輔氏曰執中則處義精審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或問以而為如亦有據乎曰詩曰垂帶而厲鄭箋云而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為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曰是則然矣然其曰求道之切者恐非所以言聖人之心也奈何曰為是說者正以其德為聖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所以深明聖人之心也且子胡不以視民如傷者例而觀之乎夫文王之民固已無凍餒者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則其於道雖已與之為一亦何害其望之如未見哉○輔氏曰民已安而視之猶若有傷則愛民深切道已至而望之猶若未見則與道無窮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或問有謂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窺度聖人者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公至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於一身爾是以其於人之痾癢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按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為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曰迫於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為如何而指所謂仁者為何物哉○輔氏曰於人所易狎而不泄則敬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息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輔氏曰周公思兼三王則其於道也備矣以施四事則其於事也周矣於道也備所以成己於事也周所以及人有道然後能制事成己然後能及人且聖人之事同一軌轍安得有異而云其有不合者盖以時異勢殊故其施之或有未宜行之或有未當然盡誠以思思之而通慮之而得則其事雖有時措從宜而其理亦初無有異坐以待旦則可見其知無不行行無不時舉

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者有不可失其幾者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語錄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輔氏曰集註謂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者是矣而於其末又言周公所以備道以制事遭變以濟時皇皇汲汲不已之誠如此學者苟能深體而默識之則聖人之心與理昭昭常存不死而在吾心目之間矣○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輔氏曰程子恐後人執孟

子之言而疑聖人於道互相得失故發明如此○又曰聖人造道之極凡有所為無不各極其至豈容更以盛不盛言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語錄曰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為國風○問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如在鎬豐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

二南之於二雅譬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輔氏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載以惡為反常故特記之如堯典之末只載循朱兜共鯀數子而已以楚史記之名觀之則楚雖夷蠻猶有古人遺意後

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而初不知愧恥及一有小善則沾沾自喜以為莫己若者亦可哀已

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

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輔氏曰夫子之作春秋不過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而已而其竊取之義則在於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夫春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而夫子之言則又謙抑如此略無自居其功之意此孟子所以因而述之以繼羣聖之後也○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輔氏曰流風以風喻之餘韻以聲喻之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輔氏曰父子五世經歷百五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遺澤皆當絕也

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輔氏曰五世則親盡服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輔氏曰獨孟子用此二字而他無所見故知是當時方言俗語耳

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

有不得而辭者矣愚謂雖是謙辭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是非孟子之私言也實天下之公論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或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嗇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怯也今以過取者為傷於廉則宜

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惠死為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亦是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語録曰看來可以取是其初略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下二股倣此

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輔氏曰大凡擇善執中最為難事使心粗不得須思慮入於精微方可一有不審則雖孔門高弟亦或陷於過當之域矣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

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逄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蔡氏曰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逄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

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何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

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

庾公自稱也金鏃也叩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

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

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簒弒之賊蒙乃逆儔

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葢

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汚穢之物也掩鼻惡其

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孟子言此所以戒人之喪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而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孟子言此所以勉人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懼聳然而作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

謂天下之故者也語錄曰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卻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性故集註下箇迹字○又曰故是箇已發見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又曰故只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便是故也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然皆有箇已然之迹○又曰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語錄曰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得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如無惻隱之心非人無羞惡之心非人皆是自然而然惟智者知得此理不假人為順之而行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輔氏曰理即性也雖曰無形而

難知然不能不感發而形見於外既已形見則必有迹而易見也○又曰如仁之性雖難知然其見赤子入井時則怵惕惻隱發而形見於外是則有迹而易見也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輔氏曰如言人性之仁但言其發見而為怵惕惻隱之迹則仁之理自明也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輔氏曰此天字指天道而言天道無形而難知而其發動處則形而為人即其所以為人者而驗之則知其所以為天者矣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輔氏曰所謂發見已然之迹然亦有逆有順自然而然如人之善水之下

者順也凡有所矯揉造作而然如人之為惡水之在山者逆也故言其故者又當以順利為本言其故而不本於自然則以人性為惡水性為上者有矣。永嘉陳氏曰善惡皆已然之迹但順者為本則善者其初也惡者非其初也水無有不下者水之本也若夫搏之使過顙激之使在山豈其本也哉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輔氏曰人物所得之理本皆順理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郤緣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為智於

是每事務為穿鑿而失其順利之理。歐陽氏曰言天下事物之理必自夫發見已然之迹者蓋本於天下順利自然之勢也天下事物之理莫不有順利自然之勢又莫不有迹之可驗自其已然之迹而驗之然後實見夫理之自然者為不可易而其穿鑿造作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禹之治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歐陽氏曰若禹之行水順夫水性之自然而不敢行夫己意之使然此其所以行其所無事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語録曰歷家自今日推筭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有少差錯乆之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茍不如此皆鑿之謂也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愚案古者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為歷始○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輔氏曰此章先儒多只就性上說故

皆失之鑿唯程子以為此章專為智而設然後其義可明 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為不智 輔氏曰害於性者應前水得潤下之性而言也蓋性本順利若不順其本然之理而求之則反害其性也○歐陽氏曰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為而常因天下之理天下之小智不知循理而常在一己之私 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悦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
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
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
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
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

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語録曰問是本有此仁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他這箇從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底不同○輔氏

曰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輔氏曰由乎內以施外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輔氏曰獲乎外以驗於內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横去聲下同

横逆謂強暴不順理也輔氏曰強暴横也不順理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輔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

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

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愚謂不苟二字不可淺看心一不存而不自覺不自強便是苟且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似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輔氏曰道則以其所行言之也心則以其所存言之也救民者修己之驗修己者救民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有是本則有是驗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輔氏曰禹稷既委質

以事舜而以身任拯溺救飢之責故視斯民之有飢溺者猶己使之飢溺是以救之如是其急所以盡其職分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輔氏曰聖賢之心其本然之體停停當當直上直下無所偏無所倚此其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也然不能不感於物故隨感而應有可喜之事感則喜心便應有可怒之事感則怒心便應如進則便須救民退則便須修己皆吾大本中自然之禮無或過無或不及各

盡其道此其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如是故使禹稷居顔子之地亦能樂顔子之樂使顔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同一達道故也

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顔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輔氏曰聖賢之心無不同一本也事則所遭或異萬殊也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者所謂萬殊一本吾道一以貫之也

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輔氏曰事雖萬殊心一以貫則凡所以語默云為皆達道也皆時中也豈復有不盡善者哉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輔氏曰禮貌猶所謂文貌謂其容貌有禮文也人心纔敬則見人便自有禮貌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

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

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輔氏曰衆惡之必察焉此

孔子之明訓也而孟子之意正如此故可以見其至公至仁之心至公則無有私蔽於己至仁則不忍苛責於人必能至公然後能至仁必能至仁然後能至公

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語録曰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據章之所為固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遂為父所逐雖是父不是己是然便至如此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絶之地耳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絶之故孟子舉世俗之不孝者五以曉之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絶耳後世因孟子不絶之則又欲盡雪章子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

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輔氏曰師則父行也賓則兄行也故與為人臣者不同父兄則當尊也臣則比二者為微矣君之所以待三者固異而三者之所以自處亦不同也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輔氏曰曾子率子弟而去之是遠害也子思雖無死難之事然寇至不去則有死難之理也其事如此不同者蓋以曾子則處師賓之地而子思則處為臣之地有不同馬故也君子之心不論事之利與害唯顧理之是者則為之耳故雖易地而處皆能為其所當然者若其心一繫於利害則有隕穫而無安裕有苟且而無詳允為臣而死難者處賓師之地則或不能遠乎害為師賓而遠害者處為臣之地則或不能死於難○孔氏曰變動遷徙或至於倒行逆施而不自知也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

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輔氏曰古人言行事業皆就其所遇之時所處之地為之故各自不同至於道則一而已惟歸于是耳學者知此則隨所遇之時因所遇之地而應之如權衡之稱物物有輕重之不同則衡有低昂之或異我則進退其權以取平焉豈有不同者哉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瞯古莧反

儲子齊人也瞯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輔氏曰謂聖人亦人耳所以先解堯舜與人同一句然後却言豈有異於人逆而解之意愈明白雖然堯

舜不獨與人同其形至於其心所具之理則亦與人無異也孟子之言固兼舉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

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易墦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

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纂疏卷八